

## 野菊花也有明媚的冬天

冬日的乡村,田野呈现大片枯黄,偶有几块田地里种着肥硕的油菜或蔬菜,这便是乡村最后的底色。这些绿装点了苍白的村庄,在满目萧瑟苍凉中燃起来年新的希望。

绵延弯曲的山路,远山近景如山水画般铺陈开来。苍茫也有苍茫之美,乡村的美是粗放的,几处乡村房子点缀其中,这里两栋,那里三栋,大多数是新做的别墅,气派辉煌;有些老旧的房屋,木窗户、木门、土墙,一看就是有些年代的老屋了。房门紧锁,主人或已故去,或远离故土,或外出务工。老房子静默如大山,见证了几代人的变迁,喧嚣远离,繁华落幕,一些爬藤植物盘踞屋顶,恍如初见,其中滋味需慢慢品尝。有些故事已老去,有些光阴已成过往,没有人来人往的村庄,颓废寂然,老态尽显。

寒风习习,空气凛冽,一群鸟雀叽叽喳喳飞过,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,寂静的乡村有了生动的气息。一路看去,冬日乡村的景致,到底是少了春的明媚,夏的热

烈,秋的绚烂,冬是深沉的,正如一名年近不感的老者,满脸沧桑,却有了深邃的眼神,洞察世事的通透,那里面有岁月的沉淀,无我的淡定。

一轮残阳悬挂天边,田野、树木、村庄沐浴在夕照的余晖里,你还沉浸在一个人的村庄里,想着昨日种种,黯然神伤。突然,村路两旁,一丛丛野菊花,明晃晃出现在视线里。那小小的野菊花,开在冬日里,那么耀眼,那么蓬勃。瞬间,冬日的乡村有了异样的美。

在乡野,你可曾注意到这一簇簇盛开在漫山遍野的野菊花,她不择环境,风把种子吹到任何一块土地,她都能落地生长开花,她不惧严寒在严冬兀自开放,难怪明代文徵明《菊花》诗这样赞美她,“黄菊含霜坐朝晖,野花无人更自媚。”

野菊花是自由奔放的花,她从不受天地束缚,她想开就开,开在阳光下,开在月色里,独自芬芳,独自妩媚,她也从未想着去讨好谁,我就这样开着,你爱看不看。如果你朴实单纯,定会喜欢这样朴实无华的花。

## 山那边有条河叫平江

初知汨罗江是在少年时期。那时在老师口中知道了屈原,屈原的爱国情怀深深地打动了,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也流入血液,他长眠的汨罗江也深印心间。屈原是神圣的,他所拥抱的汨罗江也是神圣的,神圣总是那么令人向往的。那时很闭塞,没有走出过通城,以为汨罗江离我们很远很远,心里有那么一丝丝遗憾,不能轻易在那神圣的江边感受汨罗粽子的味道,领略屈子高贵不倔的神韵。慢慢地知道了我们通城最高的神山黄龙山,慢慢地走近了这个江南的香格里拉,慢慢地清楚了她“一脚踏三省”“一山藏两教”“一山观两湖”的神奇,也知道了“一水发三江”的丰厚,也明白了汨罗江就在黄龙山的另一边。咳咳咳,想通的刹那间心里一乐,汨罗江原来离我们并不远。到汨罗江边走一走就成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念想。

小寒那天,通城县文联准备组织一支队伍到平江去学习考察。腊八次日,我一早就来到集合地,在秀水回澜处早早地等候。

来到平江县城,平江文联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听完他们的介绍,参观了他们几处文化设施及景点,我就迫不及

## 鹿回头处响惊雷

一首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的歌,让我对美丽的海南心驰神往。它的椰风曾一缕又一缕在我的身边轻拂,它的海韵曾一次又一次在我的心中回响。五指山的峰岭,万泉河的波浪,三亚的海滩,天涯海角的胜景,无不牵引着我远行的脚步,尤为令我感怀的是鹿回头景区那个凄美传说里的回头鹿。

相传古时候,有一个猎户追捕一只梅花鹿,梅花鹿逃到一处悬崖峭壁时,下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,鹿走投无路,忽然回头,竟是一位嫣然含笑的美貌少女,她与猎户牵手,相与偕归,结为夫妻。海南情山鹿回头就是根据这一传说打造旅游景点。2007年的初冬,我终于圆梦,在海南见到了那只久违的鹿。回头鹿石雕的两旁,一边是追杀她的那个猎人,一边是她变身的袅袅婷婷的美女。鹿与追杀它的猎人结成了夫妻,石雕向世人展示的是一桩美好的姻缘。面对石雕,而我却有一个大大的问

号久久地萦绕在心头,“鹿是因为屈服而回头?鹿回头是屈从强者,为了委身于追杀她的猎人?”石雕上的鹿似乎感应到了我的疑惑,领悟了我的发问,我仿佛听到了它充满委屈和愤懑的呦呦鹿鸣,它像要欲跃出那个传说,告诉我一只真实的鹿,一只与传说里不一样的鹿。

鹿回头的传说,给鹿回头景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,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,也催生了来此观景的作家诗人的灵感,他们纷纷用作品对传说解读和质疑,其中最引我注目的是诗人高深和刘畅园的两首诗。先看高深笔下的鹿:“可怜的梅花鹿,被追逐到生命的绝处,于是变成了美丽的少女,嫁给了要致她死地的猎户,生与死转化为恩爱,猎人与猎物结成夫妇,这美丽动人的传说,美化了弱者的屈服。”(《鹿回头》)诗人高深显然持有异议,认为传说是对弱者屈服的美化。再读刘畅园的诗:“再迈一步,就是海,陆地已

## 花海泉潮

■知秋

野菊花别名苦蕒,最早记载于陶弘景的《本草经集注》:“菊有两种,一种茎紫,气香,而味甘……一种青茎而大,作蒿艾气,味苦不堪食者,名苦蕒。”《本草求真》中记载野菊花:“为外科痈肿药也。其味辛而且苦,大能散火散气。故凡痈毒疔肿瘰,眼目热痛,妇人瘀血等症,无不得此则治,以辛能散气,苦能散火者是也。”

苦涩的花自有独特之处,她把苦涩悄然隐藏在一朵朵花朵中,如果你任由她在旷野里凋谢,没有用来泡一杯菊花饮,她的苦你将永远无从知晓。正如生活中一个个明媚鲜艳的女子,外人永远只看到她们的光鲜亮丽,有谁真正了解她们品尝过的生活的各种苦呢。

正是因为她的苦,她有了药用价值,我们用来煮菊花茶,做菊花枕,明目安神,治疗顽疾;也正是因为她的苦,她不再是普普通通的野花,她的生命有了璀璨的意义。

漫漫冬日,约上友人,采一束野菊花,采一缕幽香,闻香品茶,这样想想,只觉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啊。

■谭永西

心,为理想执着前行,因静而致远,故而才有自己的成就。如张海阳上将几兄弟回忆起父亲时都不忘张震将军立下的家规: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打他的牌子,不许透露与他的关系,更不许利用他的影响,为亲朋好友提供特殊照顾;不许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所送礼物和接受特殊优惠;回家和外出不许乘坐公家配给他的车辆。周令彬将军也规定了儿女结婚时的四不“要求”:不张扬、不通知亲友、不收受礼品、不举办婚宴。

听平江文联的朋友介绍,平江的李樵松是清末湖南首期去日本留学的女留学生,家产殷实,本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,可她变卖所有家产兴办了启明女学,为民国初期的平江培养了不少知识女性。平江早年在全国名不见经传,此后文有名人,武有名将,被誉为“文武平江”,我想与之极有关联。有人说一个好母亲就是一个好家庭。启明女学有多少明理上进的女学生,后来就会有多少个明理上进的家庭,就会培育出几倍明理上进的后代。这样,平江在近现代名人辈出的现象就易于理解了。

离开时,平江水依旧平静如初。我也是轻轻地挥挥手,作别平江边的晚霞。

■王意林

到了尽头。相传,一只被猎人追捕的梅花鹿,到此,绝望地回了头。梅花鹿,被猎人捕去了,只因她回了头,不该回头,我不回头,径直走进大海,化为一只小舟。”(《鹿回头》)女诗人刘畅园也与传说唱反调,否定鹿不该回头之后,直接表露了自己的心迹,如果她是那只鹿,宁可跳进大海,化为一只小船,也不回头求生。

与以上两位诗人一样,我也不敢苟同传说里的结果,我希望的则是那只鹿并没有变作美丽的少女,与猎人成婚,它的回头不是贪生,更不是屈从,是不畏强暴,奋起反抗,纵然是死,也决不示弱,也要作不屈的抗争。

我想修改那个凄美的传说,用诗给那只回头的鹿正名,向世人呈现一个全新的不屈者的形象。《鹿回头》眼前,是一望无垠的大海;身后,是穷追不舍的猎人。天地间炸响,一声惊雷。弱者,你的名字不叫鹿,猛回头,鹿角化作出鞘的利剑。

## 温情的火炉

■陈华国

季节不慌不忙,顺着春夏秋冬一步步走来。立冬一过,冷风乍起,寒意渐浓。每当冬日的脚步渐近,我就想起故乡的火炉。

墙角处,几块石头巧妙地围成扇形,为火炉筑起一个温馨的港湾。柴火架静静地承载着未燃的干柴,顶板上,锣罐、耳锅随着炊烟的升腾轻轻摇曳。清晨,第一缕阳光仿佛被炉火煮沸;夜晚,月光在锅中轻轻沸腾。一日三餐,袅袅炊烟从烟囱中欢快地逸出,随风飘散,在阳光的照耀下,幻化出如梦似幻的色彩,流沙般的青烟美得令人心醉。火炉里燃烧着清贫与快乐,诉说着生活的无奈与感伤。母亲从艰难中熬煎出营养,将贫困蒸煮成滋味,用辛酸烹调出香甜,以智慧、坚韧与节俭清炖出一家九口一日三餐的温馨时光。

四季轮回,母亲总是第一个迎接黎明。生火、烧水、做饭,为父亲的生产队劳作和哥哥的学业默默付出。头晚,火种被细心地埋在火灰里,次日早晨轻轻一拨,火焰欢快地跳跃起来,枯树叶或松针轻松引燃灶膛的柴禾。阴雨连绵的日子里,湿柴难以点燃,偶尔会飘起阵阵浓烟,呛得满屋人咳嗽不止。

冬日里,我蜷缩在被窝中,听着屋外呼啸的北风。风顽皮地吹开报纸遮挡的窗户,一股冷风嗖地窜进屋来,我连忙将被子裹得更紧。早晨起床,母亲已在火炉边为我准备好温暖的衣物和靠背椅。穿上热乎乎的衣服,我坐在火炉旁烤火,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,听着火炉里噼噼啪啪的柴火声和锅碗瓢盆的叮当声,心中充满感激与幸福。早餐,我常常在火炉里烤红薯、玉米等美食。用火钳夹起,轻轻拍打去掉表面的火灰,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,满嘴生痛却又满嘴生香。随着年关的临近,磨豆腐、杀年猪……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。鲜肉被精心留存用于过年、拜年,款待客人和送人情,剩余的挂在火炉上烟熏火烤成腊鱼腊肉,滋润着从春天到冬天的日子。腊月二十四开始,美味佳肴不断从火炉里涌现。炸油干、炸麻花,炒熟的玉米、蚕豆以及从供销社采购的芝麻饼、雪枣、糖豆等零食塞满我的衣袋。窗外雪花纷飞,寒风凛冽,但屋内却充满树的气息、山林的气息和荒野的气息。父亲早已从山上挖来大柏树苑,等待着大年夜的燃烧,期盼在红红火火中告别旧岁、迎接新年。炉火熊熊映红脸颊,柏树的清香沁人心脾,寒气和黑暗在温暖中悄悄溜走。围炉煮茶,父亲点燃烟丝吐着烟圈聊着家常;母亲对着亮光缝缝补补。不到转钟烟火不息,暖暖的热流温暖整个正月。

伴我读书的火炉和暖暖的韵味始终氤氲在我的脑海中,温暖着我小学五年的时光。冬日的雪总是下不完,厚厚的雪覆盖着山地、河流,到处一片白茫茫。我慢条斯理地从被窝里探出头来穿衣起身,吃完早饭背上书包和同学一起蹦蹦跳跳地上学。瓷碗做的火炉里燃着火炭,边走边烤。踩在雪上咔嚓咔嚓作响,偶尔不小心在雪地里滑倒逗得同伴笑得前俯后仰。教室里冷风呼呼而入,长条课桌上结满一层层冰霜。屋檐上已经垂下几尺长的冰凌,像极一根根冰做的笋。我眼睛朝向黑板,双手却伸向脚下的火炉。一旦火炉踩翻就只能挨冻。下课铃一响,赶紧跑到主家的火炉旁暖脚暖身。不管是否骚扰人家不管人家是否嫌弃,哪家火炉里生火就往哪家钻。

长年栖居城里,哪怕灯红酒绿、推杯换盏,总是想念故乡,想念那火炉里升腾的火光,越是冷天,越是怀念!